

姚春鹏 著

黄帝内经

—— 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

黄帝内经目錄	
第一卷	宣明五氣篇十三 血氣形志篇三十四
上古天真論一	寶命全形論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二十六
生氣通天論三	離合真邪論二十七 通評虛實論二十八
第二卷	太陰陽明論二十九 陽明脈解三十
陰陽應象大論五	第九卷
陰陽別論七	熱論三十一 刺熱論三十二
第三卷	評熱病論三十三 逆調論三十四
靈蘭秘典論八	第十卷
五藏生成論十	瘧論三十五 刺瘧篇三十六
第四卷	氣厥論三十七 欬論三十八
異法方宜論十二	第十一卷
湯液醪醴論十四	舉痛論三十九 腹中論四十
診要經終論十六	第十二卷
第五卷	刺腰痛論四十一
脈要精微論十七	風論四十二 痺論四十三
第六卷	痿論四十四 厥論四十五
玉機真藏論十九	第十三卷
三部九候論二十	病能論四十六 奇病論四十七
第七卷	大奇論四十八 脈解篇四十九
經脈別論二十一	藏氣法時論二十二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内经》作为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是中医学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书立足于当代文化背景，结合哲学与医学两个维度，并以最基本的哲学与医学范畴为纲，对《黄帝内经》的医学理论体系及隐含其中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作了梳理与分析，展示出中医学的特色风貌。

姚春鹏 著

黄帝内经

—— 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帝内经: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姚春鹏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3

ISBN 978-7-101-06031-7

I. 黄… II. 姚… III. 内经-研究 IV. R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290 号

书 名 黄帝内经——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

著 者 姚春鹏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½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031-7

定 价 28.00 元

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医学著作。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几乎成为中华民族抗拒死亡、抵御疾病、追求健康长寿的中国医学奠基性经典。它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作为医学理论之准绳,历久而不衰,素为学习中医所必读的基础教材。这部经典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犹如《周易》在儒家群经中的地位一样,具有开创性、源头性和绵延性特点。它是在中国医学领域中任何别的经典所不能取代的。因此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宝贵财富和重要的文化资源。

《内经》一书由《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组成。全书共一百六十二篇(《灵枢》、《素问》各八十一篇),约十五万言。《内经》的成书年代及作者已不可详考。仅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情况看,这部经典早在汉代人们对它的了解即已经很模糊了。由此造成后世对其成书时代的多种意见:一说成书于战国;一说成书于秦汉之际;再有说成书于西汉前期。目前学术界的一般看法,认为该书成于西汉,但也不排斥有些篇章或内容,早在春秋战国时即已形成。就其内容完整充实而论,中国医学在此之前,似已有相当长久的发展。由此亦可推断,《内经》一书绝非完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它是我们的祖先长期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并经过多次整理、结集、修订而成的一部伟大作品。其最核心的文字和内容,当出现在秦汉以前。

应该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即已具有相当规模。按着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及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说法,在公元前80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包括中国、希腊、印度、波斯、巴勒斯坦等在内的世界几大文明古国,都各自在自己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

条件及社会政治、经济等环境中,形成了最具有各民族特点的文化内容。他们把这一时期及文化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期”。这个人类文明轴心期文化的最大特点,大致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他们的文化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完成的;第二,这个文化都是各民族独自发展和建立的,其间没有经历过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因此保持着文化的民族特性;第三,其所以被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主要在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内涵,超越了原有文化的历史局限,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认识或认识上的飞跃。

在中国,这一时期正是春秋战国,也即是老子、孔子及在他们影响下所出现的百家争鸣和诸子之学。如果说,老子以形上学的“道”,取代了“帝令”或“天命”的权威,那么,孔子则以“仁”、“礼”等道德精神,淡化了早期宗教或传统神学所鼓吹的天命观念。这两者共同突破了中国传统天道观、天命论所预设的“赏善罚恶”或“福善祸淫”的旧的哲学认识传统,从而对构成人类处境的天地、宇宙、社会、人生等主客观环境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新的思考。老子对天地、宇宙的客观描述,孔子对社会、人生新的理解,以及他们的后学庄子、孟子这些儒道后劲的历史性诠释,可以说共同完成了颇具代表性的“哲学突破”的理性建构和观念变革,从而为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思考的具体向下落实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孙子兵法》、《周髀算经》、《甘石星经》、《墨辩》以及《黄帝内经》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具有专门知识或专门学科意义的特殊领域,便是在上述人类文明轴心期的“哲学的突破”影响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仅从医学角度看,也明显呈现出这种理性觉醒的历史轨迹。《广雅·释古四》:“醫,巫也。”王念孙疏证:“巫与醫皆所以除疾,故醫字或从巫,作醫。”在古代,巫医分途一定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左传》昭公元年有两条关于“晋侯有疾”的有趣记载,都具有上述巫医分殊的意义:“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当时晋国的卜人通过巫术,占得晋侯得病的原因,乃是“实沈、台骀为祟”。然而子产却认为,晋侯的病是对劳逸、饮食、哀乐这些事情处理不当引起的,与神灵作祟无关。他对晋大夫叔向说:“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雍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壹之,则生疾矣。”在子

产看来,君子要按时令活动,有节制地散发体气,勿使雍塞而导致身体虚弱。如果专肆嗜欲,精神沉迷,不仅会使百事昏乱,而且也会使身体受损。且“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子产认为,晋侯的病正是由于太近女色,且及同姓,如不调整,病也就难治了。

子产是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他不以鬼神作祟解释晋侯的病,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晋侯的病因乃在于不能节制欲望,故使其体气壅闭郁滞,不能正常流通,从而造成身体的羸弱而致病。

由于晋侯病得不轻,故又求医于秦。秦伯让医和为晋侯看病。医和看过之后,得出结论说:“近女室,疾如蛊。疾不可为也。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这二十九个字,可以看作是医和对晋侯病情的诊断书。意思是:你的病已经不能治了,这叫作亲近女色,得病好像蛊惑。不是由于鬼神,也不是由于饮食,而是被迷惑而丧失了意志。接着医和又从当时医学的角度,对病因作了分析:“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以上这两段材料所揭示的内容及其所运用的方法,与今本《内经》的说法何其相似。由此亦可说明,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是与其从巫术中分离出来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这种巫医的分离,是与上述所谓“文明轴心期”的概念相符合,大致或初步完成在春秋与战国时代。实际上,如果按着亚斯贝斯“轴心期”概念的内涵加以衡量,西汉的大部分历史,也正可划进“轴心期”的时间内。也就是说,《黄帝内经》无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还是汉初的作品,它都是人类文明轴心期的产物。

因此,《黄帝内经》的最大特点或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首先在于它摆脱了中国早期宗教或神学巫术的束缚,为医学的独立开辟了道路。同时,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这一医学解释系统的出现,也体现了人类思维在认识人类自我的历史进程中所达到的理性思维水平,以及这种思维水平和思维方法所具有的民族特点。

如果就其民族性特点来看,《内经》在医学原理方面是以人的活体功能为基础,以五脏六腑及与其体表症状相联系的“藏象学”,以及与全身所形成的一个完整、有机、有序的“经络系统”为主要依据的。尤其是《内经》的经络理论,曾因其无法找到解剖学上的根据,以及拿不出西医所谓的对应原则的“物质”特性,曾被一些人打成“迷信”和“伪科学”。甚至直到目前,一些迷信西医的人还一直把中医当成一种“缺乏科学支持”、“缺乏量化标准”、“缺乏恒定的客观指标”等一系列缺失和不足的“不成熟的原始医学”。这些指责,都是以西医为标准的的不实的批评,这也正反映出中西医学及其背后的文化差异和思维方式的差异。

《内经》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所谓天,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大宇宙,个体的人是这个大宇宙的副本或摹本,因此可称作“小宇宙”。大宇宙与小宇宙在本质上是同质、同构、同源和共生的关系。因此支配自然运行的普遍规律和法则,同样也支配人体的生理运动过程,二者是不能分离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这里所谓阴阳,即是指自然运行的普遍规律或法则。“治病必求于本”,即人体的生理运动过程不能离开“天地之道”这一自然运行的普遍规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又说:“天地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在《内经》看来,天地、阴阳、四时等自然或自然界是人类的本根,因此人类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无论是形体还是精神,都不能违背自然。一旦违背了自然(即“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就会给人类或人类个体带来死亡。

《内经》的这种天人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同西医或西方哲学把人看作是一架可以拆卸的机器的天人二分思想,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也带来了中西医及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别。在人类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的今天,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及其影响下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必将为即将到来的人类文明的转型提供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文化坐标,并对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

也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姚春鹏同志撰写的《黄帝内经——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一书的出版,将对《黄帝内经》及中国医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姚春鹏同志研究《黄帝内经》已历多年。他本科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然后又在该院攻读硕士学位,其硕士论文即是对《内经》的研究。上世纪末,他又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其博士论文题目,也是《黄帝内经》。自北大博士毕业后,他又在自己的母校——辽宁中医学院读了博士后,所研究的课题,仍是《黄帝内经》。可以说,多年的研究积累,使姚春鹏同志成为目前我国名副其实的《黄帝内经》的专家。相信他的研究会为《内经》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李中华

2007年10月于北京大学兰旗营小区

序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才能保障我们的健康？中国和西方在传统上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一百多年来的中西医之争，就是这两种不同看法的碰撞。春鹏先生的力作《黄帝内经——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简称《天人医学》），是从哲学文化高度对中医学理论的一种解读。

春鹏先生大学专修中医，做过临床。硕士攻读《黄帝内经》，后在辽宁中医学院任教。1999年又毅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博士，潜心研究哲学，主攻《内经》哲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有幸与春鹏相识。

《内经》哲学属于综合性很强的处于边缘的学问，难度大，历来不被学界看重。春鹏先生决心以此为钻研的主课题，很是令我尊敬。在交往中，我发现，他思维敏锐，善于在纷繁杂乱的头绪中抽出最关重要的，然后给出清晰透辟的论理，将问题一语道破。而他本人却从不张扬，总是默默的，总是像一个本色医生，乐于助人。于是，我们很快成了相知的朋友。

北大博士毕业后，春鹏到了曲阜师范大学，在孔子故里一直从事教学与研究。累积了雄厚的学识，做了充分的准备，才动手写出《天人医学》这样一本兼医、哲、文于一身的难得的专著，怎能不令友人欣喜溢满胸怀！

当今，国学应运大兴。可是百余年来国学研究只有道德、政治、哲学、史学、艺术、宗教等人文，而没有求真可以实证的科学。就本人狭见，二十世纪的绝大多数国学大师几乎众口一辞，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或缺乏科学思维，中医不仅不是科学，甚至有害，应当屏弃。惟梁漱溟先生慧眼独具，不同凡响，高度评价中医，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就点明中医的独到在于达到了生命的整体。可是在梁先生看

来,中医不能说明自己,不能进步,“打不倒,也立不起来”,算是“玄学”。西医虽然只能认识人的身体,不能认识生命,但西医是科学。中医要想进入科学,必须等待西医的发展,最终由西医来“容纳”、转变和提升。

国学中既然没有实证求真的科学,由此而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就没有正面的积极有效的认识论。然而,中华民族如此伟大悠久、曾如此辉煌于世,如果在其传统文化中没有能指导社会实践的实证科学,没有能引领获取实在规律的认识论,是可以想象的吗?显然,这样的国学研究带有严重的以西学为标尺的狭隘性、片面性,可谓学界的百年大误。

春鹏先生的《天人医学》,从事实和学理上证明,中医学正是具有中华文化特色而与西医学平行的另一类医学科学体系,是在中国传统科学多类学科的基础上产生的。之所以很多人不予承认,不能理解,是因为不知晓中国科学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科学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同。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认识世界的一套方法和路数。经由它们所获得的乃是事物整体层面,即在时间过程中整体变化的本质和规律。春鹏先生指出这一点并加以有说服力的论列,就为国学研究走向全面和完整,矫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偏颇,作出了特殊贡献。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医药在全世界迅速传播。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喜爱并接受中医,许多国家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开始承认中医,并下大力探索中医药的奥秘。然而,在中医药的诞生本土,在中医药业内外,从上到下,对中医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有自己特殊发展道路的医学科学体系,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怀疑,没有信心。近年,不仅有来自业外所谓“反伪”斗士的喊杀之音,更引起人们关切的是,业内许多衷心热爱中医、极力主张中医向前发展的人,正在以“科学化”、“现代化”之名,行肢解中医以丰富西医之实。好像惟有将中医的概念还原成西医的实体,用西医的物质理论对中医的辨证做出解析,心里才能踏实,中医也才算步入正轨。

其实,对中医缺乏自信,说中医立不起来,根源不在医学,而在哲学。中医不仅有数千年数不尽的临床案例,证明它一直有很好的不可取代的疗效,因而是打不倒的,而且它有一整套理论作临床的指导,使其能够成功地面对历史长河中疾病和民族健康状态的不断演变(包括

2003年的“非典”),并在这一过程中壮大、发展。说中医不能说明自己,不能进步,是因为思想受到局限,误将源于西方的物质科学看作唯一的科学,以为惟有找到事物的有形的物质实体根据,才算是弄明白了所以然,认识也才能脚踏实地地继续前进。

这种将科学归结为发现和研究事物之物质实体的观念,说到底是通过哲学所维系的还原论。要说明这种认识论和科学观的片面性,挣脱其束缚,让人理解并相信中医理论有自己的实在论的依据,也是对世界和生命的真实概括,而且是更高层面的概括,光靠临床有效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中医理论作出理论的解释,对认识论和科学观作出新的阐明。这就要靠哲学。无疑,这一方面的工作中国古代先贤面对当时的问题与条件,已做过很多。但是,时至今日,人们的眼界和普遍性观念已然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科学和西方近代哲学牢固地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指向,所以古人做过的哲学论证须要用现代语言和现代思维重新阐释,须要与西方的观念相衔接。衔接不是汇为一体,更不是溶入西学,而是说明同西学的联系与区别,划清同西学的界限。如果没有这一项工作,中医学就难于自立,难于被理解,也难于找到发展的坦途。

说要有哲学参与,绝不意味着可以从通行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百科全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虽然中医学和中国哲学是古老而年青的,西医学和西方哲学也有悠久的传承,但要在认识论上说清两者的关系,那却是一项崭新的、须要超越前人的创造性工作。春鹏先生的《天人医学》,正是在艰苦跋涉中将这一项工作大步推展向前。

《天人医学》精辟地指出:中医学的理论核心和实在依据是“气”。“没有气论,就没有中医学理论体系。”而气论是“与原子论恰相对照的自然观”。依书作者,气虽然也属于物质,但它无形,是与原子论所指称的物质不同的另一种实在。“气”的内在本性是运动和机能。而《内经》以“气”为生命的本质和本原,气发挥功能的极致表现即为“神”。“神”、“气”是在时间延续中展开的活动过程,故中医学“重神轻形”,特别关注时间规律。用“气”的正常运行说明健康生理,以“气”的异常变化解释疾病发生。这样,《天人医学》就从存在论上廓清了中医与西医、中国哲学与西方原子论哲学的分野。书作者还提示:中医学这样做并非偶然,因为“气”乃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可以说,气

论是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基础和核心,没有气论就没有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形态的中国文化。”“气”的确是领悟中国文化和中医学的关键。

然而我们知道,今天众多研究中医的权威、论著和科研机构,由于种种“忌讳”,不是干脆对“气”三缄其口,就是把“气”简单归为物质,再把物质归到分子、原子。于是,中医学的命运自然就必得向生物化学、药理化学、分子生物学等“转型”。当此一派所谓“科学化”实为西化的大潮之下,春鹏先生挺身而出,揭示中医以气为实在依据和理论核心,表明中医所把握的正是生命的活性和生命之身、心、灵多重结构,而分子、原子只能说明有形身体的构成而已,这就有力地维护了中医学的本旨,同时确立了中医基础理论应持的研究方向。

在《天人医学》中,春鹏先生还深入讨论了探索“气”的途径,指明“象是气之机能的外显状态”,“体内之气表现在外就是象”。因此,“象具有各种提示作用”。生命之象在时时昭示生命之气的运动过程,其运行是否正常,应当如何梳理和调适。医家正是借助“取象”“观象”,运用象数之理,完成人之生命系统的阴阳五行和藏象经络理论的构建,并实现临床的辨证论治。春鹏先生赋有启示地告诉我们,象是透视气机之窗。

《黄帝内经》是中国科学史和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典籍。《天人医学》一书对这部重要典籍的医理和哲理作了相当全面的阐述,尤其为展示其特质,有不少独到之处。读了这本书,会让您更深刻地了解人的生命的奥妙,更透彻地知道中国人贴近生命的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长林

2007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李中华	1
序	刘长林	1
绪 论		1
第一章 《内经》之自然哲学基础		17
第一节 气		17
第二节 阴 阳		30
第三节 五 行		40
第四节 天 人		50
第五节 形 神		57
第六节 动 静		71
第七节 中 和		83
第八节 时		88
第二章 《内经》医学理论体系之基础		93
第一节 《内经》的生命观		93
第二节 《内经》的人体观		101
第三节 《内经》的疾病观		109
第四节 《内经》的健康观		117
第五节 《内经》的治疗观		122
第六节 《内经》的养生观		133

2 黄帝内经——气观念下的天人医学

第三章 《内经》理论体系方法论——象数	143
第一节 象数学方法的基础——观察、辨物	144
第二节 取 象	150
第三节 运 数	161
结 语	173
后 记	177
主要参考文献	179

绪 论

中医学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当今的医疗保健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已经走出国门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喜爱。但是一提到中医学理论,人们总有一种神秘之感。这是由于中医学形成于遥远的古代,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古代的自然哲学。而作为古代自然哲学基础的思维方式与今天人们熟悉的源于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试图从今人的视角对中医学最早的经典——《黄帝内经》(书中简称《内经》)作一诠释。在绪论中首先对《内经》的成书、作者、产生背景、中医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及其与西方医学的差异作一简单的交代。

一、《内经》的成书与作者

《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学经典著作。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有 162 篇论文。在《内经》成书之前,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论文,早已先后产生且广泛流传着。这些学术观点和学术论文经过整理、加工、补充,进一步编辑成册,遂成《内经》一书。经考证,其论文系春秋战国至汉代的作品。其书名首见于西汉末期刘歆的《七略》,惜该书已佚。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内经》书名的是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故《内经》成编时间的上限为《史记》成书后(公元前 99 年),下限为西汉末期成帝时代(公元前 26 年)。综上所述,《内经》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末期医学理论与治疗经验的论文汇编,其论文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作。成书之后,随着年代代革,辗转传抄,也有一些增删移易。

《内经》多数篇章是以黄帝与岐伯等问答的体裁写成。书名冠以

“黄帝”，乃是后人崇古假托。关于《内经》的真正作者及其成书时代，古今多有歧见。就成书时代而论，言其早者谓春秋战国，如清魏荔彤《伤寒论本义·序》曰：“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有谓战国秦汉者，如明方孝儒《逊志斋集》曰：“世之伪书众矣，如《内经》称黄帝，《汲冢书》称周，皆出于战国秦汉之人。故其书虽伪，而其近古，有可取者。”有谓西汉淮南王刘安所作者，如明郎瑛《七修类稿》曰：“《素问》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为即全元起所著，犹非隋唐文也。唯马迁刘向近之，又无此等义语。宋聂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以为淮南王之作。予意《鸿烈解》中，内篇文义，实似之矣。”有谓秦汉及其以后人所作者，如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曰：“或谓，此书（指《素问》）有失侯失王之语，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予按其中言黔首，又藏气法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昃，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晚近，不少学者将《内经》与《礼记》、《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等书进行比较印证，有的从文字、音韵、方言等方面研究，也分别得出《内经》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结论。还有些学者对照东汉章帝时班固所撰集的《白虎通》，认为《内经》的脏腑^①——五行学说的建立应在西汉末至东汉末之间；有据《内经》大大晚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文物《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帛书，从而提出《内经》当成书于东汉时期。结论虽不同，但对《内经》确非一时一人之作，则是多数学者的共同见解。

二、《内经》的产生背景

在古代，医学理论的形成除了医学实践本身的不断发展外，一般

①脏腑：《内经》中作“藏府”。古人认为人体的脏的功能是储藏精气，腑的功能是传导化物，故曰“藏”、曰“府”。《辞源》释“藏府”云：“①府库。《宋史·天文志四》：‘乌稿六星，……一曰天积，天子之藏府。’②同臟腑。汉班固《白虎通·五行》：‘人有五藏六府。’”可见，脏腑之名应源于府库。为了区别，后人造“臟腑”二字。其中，“臟”又简化作“脏”。为保持古意，本书引用原文仍作“藏府”。行文中用“脏腑”，个别行文用古字者加引号。

还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科技发展水平以及自然哲学的成就密切相关。下面分别述之。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增加,商品交换逐渐扩大。从夏朝开始,经商代、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生产力大为提高,像天文、历法、农业、医学、冶炼、酿造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为我国古代文化创造了灿烂的业绩。就医学而言,成就也是很大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内经》之前的医学实践状况。

首先,看一下甲骨文字有关疾病的记载。甲骨文字是我国殷商时期用龟甲兽骨占卜记事的一种文字。根据考古学者胡厚宣先生的研究,武丁时期(公元前1324—前1266年)人们所患疾病已包括有头病、眼病、耳病、口病、牙病、舌病、喉病、鼻病、腹病、足病、趾病、产病、妇人病、小儿病、传染病等十余种。像“贞疾口”,意思是不能讲话了,咽喉有了毛病。“贞有疾自(鼻)……”,是说鼻子有病了。“贞王疾身……”,“身”代表“腹”,是说肚子不好。“贞有疾年其死”,表示疾疫流行,以至于死。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还记载有蛊、疥、蛀、疔、癰、蝨等属于病名的字。此后,还有人提出甲骨文字尚有“心疾”、“疾肘”、“疾肿”、“疾趾”、“疾身”等记载。这些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多种疾病和传染病的危害。此外,甲骨文有“𠄎”字,据于省吾先生解释,此字象“心”形,说明商代从剖开的尸体中已认识到心的形状,这很可能是中医学中最早认识脏腑的记录。

《山海经》是我国现存的一部古老书籍,它已包括着丰富的古代医药内容。该书所记载的药物共约一百三十余种。大部分属于草木和动物类药物,此外尚有矿物、水族类以及其他类药物等。在这些药物中,后世保留的名称有杜衡、薰草、礞石等。而大部分药物名称,由于药名古老很难知道是属于今天何种药物了。

《山海经》药物,一般都有主治疾病的记载,如鬼草“服之不忧”(中山经),“祝余食之不饥”(南山经),蕉草“佩之可以已疔”,黄蓍“浴之已疥”,“流赭以涂牛马无病”(均见西山经)。治法不仅有内服,还有佩、浴、涂等外治方法。另外,《山海经》还记载了有毒药物,以及御毒药物。

《山海经》一书还记载很多病名。如肿疾、疥、癰疾、聾(均见南山经);痺、疣、疽、喝、噬痛、腹痛、痢(均见北山经);痿(中山经),癰、疔